

在食物浪费源头做“减法”，为关爱群众做“加法”

24小时食物驿站，如何走得更远？

◎ 本报记者 王露 罗园

一线调查

● 模式走红

眼下，食物驿站的创新公益模式在广东深圳、四川成都、浙江杭州等地陆续落地，余量食物正在发挥“余热”

● 铺开受阻

供需数量的结构性矛盾、食物类型受限、队伍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考验，点位运维经费、柜体设备损耗、食材冷链保存等现实成本，同样考验着项目的长久运营能力

● 合力共为

食物驿站要真正在各地长久扎根、遍地开花，首要前提便是守住“余量公益”的内核，同时在多方面协同发力，推动余量食物资源的常态化、制度化利用



成都市双流区食物驿站，市民排队领取食物。王露 摄



成都市双流区的志愿者彭英为领取者讲解领取流程。王露 摄

中仍有剩余，则向全体市民开放。

那么，谁能进入“白名单”？双流区民政局工作人员李蓉介绍，“白名单”范围放得很宽，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、残疾人、环卫工人、新就业群体均被纳入其中。“全程无人工登记、无身份公示，不刻意区分帮扶者与普通市民，兼顾刚性兜底与全民普惠。”李蓉说。

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系主任李静认为，食物驿站的社会价值可概括为精准帮扶、资源统筹、互助共济三个维度。它精准对接困难群众的基本饮食需求，通过余量食物再分配切实解决困难群体的生存问题；有效盘活商超、农贸市场的临期、余量食物资源，推动全社会形成节约粮食的良好风尚；更是中国传统义仓互助文化的现代化创新实践。

看问题

物资供给、长效运营暗藏隐忧

食物驿站走红的同时，诸多现实难题正阻碍其规模化铺开。

首先是供需数量的结构性矛盾。在成都双流，项目虽已与48家爱心企业达成捐赠合作，但面对日益增长的领取需求，缺口依然明显。以双流区为例，目前“白名单”有8681人，但每天4个食物驿站的食物上柜量却只有220份左右。

但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划定了物资供给的边界。“不摊派指标、不增加经营负担，这是我们食物驿站运转的前提。”李蓉介绍，“从双流区谈定意向企业起，我们就跟企业讲得很清楚，是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把多出来的那部分捐出来。”

热点观察

“技术下乡”不是走过场是青春硬核的实践课堂

这个暑假，一个叫“电工小曲”的短视频账号火了。运营者是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两名大二学生——黄志强与黄松涛，黄志强是视频里负责维修的“小曲”，黄松涛则承担拍摄任务。从8月1日至今，他们俩走乡串户，免费为村里的大爷大妈们换灯泡、修电扇、修电视，走过了几十个村子，修了上百件东西。

编辑点评

修好一台电器，大爷大妈们笑开了花。给钱他们不收，大爷大妈递上西瓜。这种“被认可”的甜，比瓜还甜！“电工小曲”的“下乡副本”打得漂亮，评论区也变成了大型点赞现场。

学以致用，用一技之长解决一件件民生小事，更能收获成长。有人表示“这就是我们考证的意义”“我也是学电气化的，等我都学会了也要像你这样做”，还有人叮嘱要把绝缘鞋和手套都备上，做好防护。屏幕内外，双向奔赴，两头加满的善意，成了“电工小曲”这个暑假动力满满的“能量包”。

被看见、被认可、被需要——这是社会实践真正的意义。把知识带下乡、把技术送入户、把服务落到地，锻炼的是技能，淬炼的是青春。对大学生来说，田间地头是校园外最好的课堂。有技术不炫技，真落地才硬气。“电工小曲”带着专业技术主动上门，解决的都是农村老人日常生活里的烦心事。流动维修还填补了乡村便民服务的空白，为村民们送去了实实在在的便利。如此看来，学校、地方还需要搭建更多平台，做好安全、物资的配套托举，让大学生的专业所长对接乡村的真实需求，让他们的每一次躬身实践，都能助力地方发展，绽放绚丽光彩。（吴小玉）

花上万元送孩子吃苦品格磨砺别走入速成误区

“我把娇生惯养的城里娃，骗到农村去体验劳动。”——画面一转，孩子正在干农活，一边抹眼泪一边说：“好想回家，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。”近期，此类吃苦式研学视频出现在社交平台上。和传统研学不同，这类夏令营的核心卖点就一个字——苦，因此也被网友们称为“吃苦夏令营”。

编辑点评

家长追捧吃苦夏令营，背后是普遍的育儿焦虑。面对孩子沉迷手机、自理能力弱等问题，一些家长急于找到“特效药”。商家瞄准家长的速成心理，把“吃苦”包装成育儿良方，重噱头轻专业，部分从业者缺少儿童心理辅导资质，活动的安全、医疗保障等方面都存在漏洞。

针对这一现象，有教育专业人士认为，将“吃苦”等同于“育人”，依托短期高强度吃苦、刻意制造艰苦环境来矫正孩子陋习、改造孩子心性的教育方式，并不可取，本质上是一种教育捷径心理。而且，低龄孩子心智尚未成熟，强行通过高强度农活、严苛的生存规则制造吃苦体验，不仅达不到育人效果，还可能让孩子产生抵触心理、逆反情绪，甚至滋生对劳动的负面认知，得不偿失。

当然，摒弃“改造孩子”的功利目的，乡村劳动体验本身具备拓宽眼界的价值，但要褪去表演式吃苦的外壳。成长没有捷径，品格磨砺贵在日常坚持，家长要放下急功近利的心态，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，陪孩子一起面对真实的困难，培养孩子直面风雨的能力，这远比数日集中式的“吃苦”更能培养孩子的坚毅品格。教育部门、市场监管部门也要规范研学行业，让研学行业回归教育本心。只有尊重孩子成长规律，以耐心滋养品格，才能收获真正有厚度的成长。（李尚维）

今日看点

国有文艺院团将经典剧目搬进直播间
让团播承载更多文化功能

2版 综合

三河五百年明城墙被“拆旧建新”

3版 观点

南京58岁保洁员李其春白天清扫厂房，深夜用手机敲小说生活予以泥泞，她用文字种出花

◎ 本报记者 向真

明明有光

“白天我在厂里清扫，下班后照料家附近的小菜地，然后回家做饭。”8月5日，李其春和记者聊起自己的日常。今年58岁的李其春是南京江北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园的一名保洁员，她的生活平静而规律，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。然而在这条河的深处，却涌动着股激流。这股激流，促使着李其春用5年时间在手机里敲下近50万字小说《江北人家》。“我总感觉，忙忙碌碌一生，什么也没留下来，是个遗憾。”李其春说，“写这本书，就是想给自己的一个交代。”

“我小学只读到了二年级，但我的成绩很好，语文、数学常常考双百。”李其春出生在安徽滁州来安县，10岁那年因为家境贫寒不得不辍学回家，承担起繁重的农活与家务，读书的梦想就此中断。

在两个女儿不需要贴身照料以后，40岁那年，李其春终于鼓起勇气走出乡村，奔赴城市谋生。因为学历不够，她只能在餐厅、服装厂辗转打工，一干就是十几年，繁重的劳作几乎占

满了全部时间，她根本顾不上想别的事情。

直到2018年，李其春经朋友介绍，进入江北新区一家电子厂做保洁员，她终于拥有了一些闲暇时间。也是这一年，她购置了第一部智能手机，看到工友们都在用微信发信息，李其春也想发，不服输的她开始自学拼音。“我读不来拼音字母，我就瞎按，看这些字母组合起来能跳出来哪些字，然后就记着。”靠着这个笨拙的方法，李其春慢慢学会了用手机打字，写作的念头也在她心中生根发芽。

2018年，李其春用手机敲下了人生第一篇乡土散文《插秧》，写的是她早年在农村弯腰插秧、下地种树的回忆。此后，她又陆续在“金陵作家”“大江之北”等本地文学公众号上发表作品，并于2020年受邀加入江北新区作家协会，开始创作长篇乡土小说《江北人家》。小说主人公名叫小草，身上藏着李其春的影子。到了上学年纪，小草满心欢喜地等着小伙伴来约自己报名，小伙伴来了，母亲却挡在门口说“小草不上学了”。李其春告诉读者，当时写到这一段，往事涌上心头，她忍不住落下了眼泪。“书里的人物、故事，大多都有现实原型，都是我经历过、见过、听过的。”李其春说。

写作之初，李其春的家人并不理解，在他们眼里，一个底层务工的普通人，写文章纯属瞎折腾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李其春只能偷偷写作，直到文章陆续在作协公众号上刊发，家人才慢慢知晓，态度也从激烈反对变成不再阻拦。

“现在很多专业作家都写不出这样的乡土作品。”2020年底，江北新区作协主席邹雷读完李其春《江北人家》的部分初稿后，给予了这样的评价。这番认可让李其春有了继续写下去的底气。2026年，在邹雷的引荐和推动下，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决定出版这部长篇小说。“我没想到能出书，只想着能在公众号上连载就很知足了。”李其春笑着说，“我明年虚岁60岁，这本书是我送给自己60岁生日的礼物。”

其实，写作对于李其春而言并不轻松，她常常伏案写到深夜，透支了身体，精力大不如前。现在李其春决定放缓写作脚步。“硬熬出来的文字没有味道，头脑有画面的时候，写出来才鲜活。”

从辍学的农村女孩，到流水线工人，再到保洁员，生活予以泥泞，李其春却用文字从泥泞里种出花，把乡土情怀、人生悲欢，悉数敲进文字之中，完成了一场属于普通人的精神突围。



58岁保洁员
白天清扫厂房
深夜用手机敲小说



扫码看视频